

跨语言时-体的编码类型与认知理据

于秀金

摘要: 以往研究常将时-体限定为语法化程度较高的形态语素, 既无法对比用形态语素和非形态语素表达的时-体, 也难以揭示不同语言时-体表达的隐性规律。本文将时-体看作功能范畴, 描写了世界语言时-体的编码类型, 探讨了时-体编码的倾向性及认知理据。研究发现如下:

(1) 在 14 个语系的 78 种语言中, 时-体的编码主要包括词缀、功能词、助动词、音调、逆被动态及非词缀语素。很多语言不仅仅用一种时-体编码, 可能以功能词或助动词为主而以词缀为辅, 也可能以词缀为主而以功能词或助动词为辅, 有些语言的时-体标记不与动词关联, 而标记在名词、代词或 NP/DP 的其它成分上。(2) 在倾向性上, 不论 VO 还是 OV 语言, 时-体词缀语素倾向用后缀; 时-体功能词无论在 VO 还是 OV 语言中都倾向前置于动词; 时-体助动词则受到限制, VO 语言中倾向前置于动词, OV 语言中倾向后置于动词。时-体功能词涉及到更多词类, 比时-体助动词更普遍。(3) 尽管时-体的跨语言编码呈多样性, 但在用词缀、助动词、逆被动态及音调表达时-体的语言中, 从编码方式与时-体意义的关系看, 象似性认知原则起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关键词: 时; 体; 编码类型; 认知理据

[中图分类号] H043

DOI: 10.12002/j.bisu.2016.0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6) 05-0040-20

引言

目前时-体 (tense-aspect) 研究已渗透到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 Binnick (2012) 的宏篇论集反映了时-体的跨学科、多元化研究趋势。学界不少学者采取严式定义, 将时-体限定为形态语素, 从而导致两个后果: 一方面, 汉语是无时语言 (Li & Thompson, 1981; Binnick, 1991; Hu *et al.*, 2001; Smith, 2005; Lin, 2012; 王文斌, 2013; 刘丹青, 2014), 英语是过去 / 非过去 (或现在) 的二分时语言 (Comrie, 1985; Palmer, 2001; Hewson, 2012); 另一方面, 完整体 / 非完整体 (perfective/imperfective) 是世界语言的典型体类型, 而完成体 / 未完成体 (perfect/imperfect) 不是 (Comrie, 1976: 62)。完整体 / 非完整体表现为动词体的对偶形式对立 (少数动词以词根异干表体对立), 如俄语、捷克语及波兰语等语言中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平衡语种样本视阈下时-体范畴的类型与共性研究” (项目编号: 15BY174) 的阶段性成果。

的动词体,而英语和汉语中完成体/未完成体尚未语法化为动词的形态对立。

我们采取语言类型学有关从功能范畴到语言形式的研究路径,将时-体看作功能范畴或语义范畴。时是指言者以发话时间为“现在”指示时间而对事态所作出的时间定位,这种事态的时间定位有两点需说明:第一,从语言表达上看,不同语言对事态的时间定位采用不同的表达手段,而这些不同表达手段具有语法化程度的差异,有的语言采用语法化程度高的形态语素,有的语言则采用语法化程度低的词汇或其它语法手段;第二,从时间定位方式上看,不同语言族群有不同的时间认知方式,总体上有二分时(过去/非过去、将来/非将来)、三分时(过去/现在/将来)以及多分时(远过去/近过去/现在/近将来/远将来)。体是指言者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态的阶段或状况的描述,如事态是完成的还是未完成的、完整的还是非完整的。体同样也有两点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不同语言中体的表达手段呈多样化,在体凸显的语言中其表达手段语法化程度较高,而在体不凸显的语言中其语法化程度较低;第二,不同语言族群在表达事态的阶段或状况时会采取不同类型的观察视点,总体上可分为以完成/未完成为主要体意义的时间视点体凸显语言(英语和汉语等),以完整/非完整为主要体意义的空间视点体凸显语言(俄语和捷克语等)。完整体/非完整体的对立 在印欧语系斯拉夫语中比较典型(Dickey, 2000; 金立鑫、邵菁, 2010; 于秀金、金立鑫, 2015)。整体性(totality)是完整体的典型特征。对于时段性事态而言,整个事态可看作一个整体,其起始点、持续段以及终止点也可看作各自独立的整体,均可以完整体来表达,而完成体只关注终止点。

本文将时-体看作功能范畴或语义范畴,以这种宽式定义为视角或许更接近人类语言时-体类型的真相。若将时-体限定为特定的语法形式,那么需考察人类语言表达时-体的所有语法形式才能给出恰当的定义,而若将时-体首先确定为语义范畴,研究空间则就可以得到充分展现。假如对时的定义仅采取 Comrie (1985: 9) 所言的“时间定位的语法化表达”,人类语言则中时的非语法化表达就被排除,这显然不利于时-体范畴的跨语言研究。鉴于学界尚没有系统考察世界语言的时-体编码类型和倾向性,本文探讨跨语言时-体包含哪些编码类型,以及编码背后隐藏着什么规律等问题。

一、跨语言时-体的编码类型

1. 时-体词缀与其它时-体语素

时-体词缀分为前缀和后缀,是人类语言最常见的时-体编码方式,如例(1)

中爱内瓦语 (Anywa) 的过去时前缀 “*ā*”, 斯瓦希里语 (Swahili) 的过去时前缀 “*li*” 和进行体前缀 “*ki*”, 哈拉尔奥罗莫语 (Harar Oromo) 的未完成体后缀 “*i*”, 以及基奥瓦语 (Kiowa) 的未完成体后缀 “*yà*”。

例 (1) a. 爱内瓦语 (Reh, 1996: 199)

Dimó *ā-rúBó* *kī tīi*
Dimo PST-thread.ANTIPASS OBL beads
Dimo threaded beads [and then...] .

b. 斯瓦希里语 (Nurse, 2008: 15)

tu-li-kuwa tu-ki-kimbia.
1PL-PST-be 1PL-PRG-run
We were running.

c. 哈拉尔奥罗莫语 (Owens, 1985: 100)

sárée-n adii-n ní iyī-t-i
dog-NOM white-NOM FOC bark-FEM-IMPRF
The white dog is barking.

d. 基奥瓦语 (Watkins, 1984: 218)

hégó páy mín yī-yà.
now sun about.to disappear-IMPRF
The sun is about to set.

时-体词缀语素一般出现在屈折语和粘着语中, 但两者也有差异。屈折语 (如印欧语系中的英语和俄语) 可用内部屈折 (或称语音交替或词根变化) 来表达不同的时-体意义。英语和俄语的过去时有形态标记 (极少不变化动词除外)。英语过去时一般通过后缀或内部屈折来实现, 而俄语的过去时只有后缀而没有内部屈折。英语和俄语的现在时和将来时均没有形态标记, 英语将来时通过助动词表达, 俄语将来时完整体采用零形态, 将来时非完整体则采用助动词。英语和俄语的体既有词缀形式也有内部屈折形式。

粘着语 (如土耳其和日语) 表示时-体的语法成分多数以后缀形式依附在动词或其它谓词性成分上。汉藏语系中的大部分语言 (如汉语和泰语) 等属于孤立语, 缺少形态变化, 在时-体表达上很少用内部屈折和词缀。Dryer 将汉语的时-体表达形式描述为 “时-体后缀”, 南亚语系的越南语则为 “没有时-体屈折形式” (见 WALS^①)。汉语是否有动词后缀尚有争议, 有学者将 “了、过、着”

①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http://wals.info>)。

称为助词(吕叔湘, 1984; 陆俭明, 1999), 也有学者认为是词缀(Comrie, 1976; 朱德熙, 1982; Lin, 2000)。吴福祥(2005: 245)认为“了、着”既不是词缀也不是典型的语法词, 而是像词的附着词(clitics)。Dahl(1985: 180)则将“了、过、着、会、在”均称为时-体功能词。笔者建议采纳时-体功能词这一概念来涵盖时间助词和一部分时间副词, 如“正在、曾经、将要”等。汉语的时表达除了功能词外还有时间名词, 越南语没有时-体词缀, 采用功能词(主要是时间副词)或时间名词, 如例(2)。

- 例(2) a. *Tôi đănd học* b. *Anh đă học*
 1SG PRG.PRS study 3SG PRF.PST study
 我正在学习。 他(曾经)学习过。
- c. *Anh sẽ học*
 3SG IMPRF.FUT study
 他将要学习。

2. 时-体功能词、助动词及音调

时-体功能词(particle)^②和时-体助动词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 相同点在于都是语法功能词, 主要起辅助性作用, 属于封闭性词类; 不同点在于时-体助动词具有动词的属性, 而时-体功能词没有动词属性。在形态变化比较丰富的语言中, 时-体功能词不具有形态变化, 语言使用者根据不同的时-体意义选择不同的功能词, 如例(3) a 中雅浦语(Yapese)的将来时功能词“*raa*”和例(3) b 中约鲁巴语(Yoruba)的完成体功能词“*ti*”。时-体助动词则一般根据时-体意义不同具有形态变化, 如下例(4) a~b 中巴斯克语(Basque)的现在时助动词“*da*”和过去时助动词“*nintzen*”。

- 例(3) a. 雅浦语(Jensen, 1977: 194) b. 约鲁巴语^③
- gamow raa guy-eem.* *Ó ti ka iwe na*
 1PL.EXCL FUT see-2SG 3SG PRF/already read book this
 We will see you. He has read this book.

^② Matthews (1997: 267) 将“particle”定义为很多语言中缺乏屈折形态变化的、简短的并且很难归入其它词类的词, 有时指附着词(clitics)。汉语传统语法上一般将“particle”译作“助词”或“小品词”。我们从跨语言的角度译为“功能词”。由于世界语言的词类划分不统一以及语法成分的复杂性, 本文的时-体功能词是指本身没有屈折形态变化并且其词汇意义不凸显、主要表示时-体意义的封闭性词类, 包括部分副词和助词、附置词(前置词和后置词)以及冠词等。

^③ 源自 http://wals.info/example/all/wals_code_yor。

例 (4) 巴斯克语 (Primus, 2011: 304)

- a. *aita lan-era joan da.*
father [ABS] work-ALL go.PCP 3SG.ABS.PRS
Father has gone to work.
- b. *Joan-a nintzen.*^④
go.PCP-ART PST.1SG
I went/left.

很多非洲语言用音调来标记时-体意义,属于“语法音调”(grammatical tone)语言。这类语言主要用音调来区分语法功能,而非区分词汇意义。赞比亚和安哥拉境内的玛士语(Mashi)是一种班图语(Bantu),以语音“|a|”为例,在将来时和过去时的对立中,高音调“|á|”表将来时,低音调“|a|”表过去时;而在近过去时和远过去时的对立中,高音调表远过去时,低音调表近过去时。另一种班图语基西语(Kisi)的时-体对立也采用音调来区分,不同的音调一般出现在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比如,在例(5)中现在时-惯常体采用低音,过去时-完成体则采用高音。乌干达境内尼罗河流域的兰戈语(Lango)则用音调来标记不同的体意义。同样以“|a|”为例,兰戈语有高音调“|á|”、低音调“|a|”以及降音调“|ǎ|”3个音调。降音调“|ǎ|”只能出现在一个词的最后一个音节,高音调“|á|”和低音调“|a|”则可出现在任何位置。

例 (5) 基西语 (Childs, 1995: 220)

- a. *Ò cimbù* b. *Ò cimbú*
3SG leave.PRS.HAB 3SG leave.PST.PRF
She usually leaves. She left.

3. 非词缀语素和逆被动态

屈折语、粘着语以及孤立语中出现表达时-体意义的非词缀语素比较罕见。时-体非词缀语素主要出现在多式综合语或插编语中。在这类语言中,动词与表示各种词汇义或语法义的语素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复杂的词,而这个词就是一个句子。比如因纽特语(Inuit)的形态系统异常复杂,一般以动词为核心,其它如名词、人称、数、格、时等词汇语素和语法语素与这个动词融合成一个复杂的词或所谓的句子,但我们无法将这些词汇语素和语法语素都看作是动词的词缀。因纽特语的时表达有复杂的分类系统,过去时和将来时根据距离说话时间的远近进一步细分为近时和远时。这些非词缀语素并非纯粹表达时意义,

④ 源自 <http://www.buber.net/Basque/Euskara/tense.html>。

还同时承载体的意义，如例（6）。

例（6）因纽特语^⑤

- a. *uqaq-* *-laaq-* *-tara*
to talk tomorrow or later 1SG.SUBJ.3SG.OBJ.SPEC
I' ll talk to him some other time.
- b. *tikip-* *-niaq-* *-tuq*
to arrive later today 3SG.NONSPEC
He is arriving later.

一般认为逆被动态（antipassive）主要存在于施格-通格语言（ergative-absolutive）中，来源于施格语言的及物结构（Silverstein, 1976; Kalmar, 1977）。Hale（1970）认为施格语言中的及物结构都是强制性的被动结构，而逆被动态是及物被动结构的逆向转换。因此，逆被动态本质上是不及物化操作。逆被动态常用来表达非完整体或惯常体。Cooreman（1994）考察了19种语言中逆被动态的性质，发现其中11种语言的逆被动态与体有关。逆被动态与体的表达具有密切关系的例证来自南墨西哥的尤卡坦语（Yucatec）。Krämer & Wunderlich（1999）发现这种语言中的动词在默认状态下具有表达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特征。如果用完整体动词表达非完整体意义或者用非完整体动词表达完整体意义则需给动词添加显性标记。由于逆被动态通常表达非完整体，完整体动词添加逆被动态标记之后则表达非完整体意义，如例（7）a。如果使已经添加逆被动态标记的完整体动词表达完整体意义，那么需添加额外的完整体标记。也就是说，尤卡坦语逆被动结构中的完整体形态标记可取消逆被动态标记的非完整体意义，如例（7）b。

例（7）尤卡坦语（Krämer & Wunderlich, 1999: 458）

- a. *k = in* *hèek²*
IMPRFV = 1SG break.ANTIPASS
I am breaking.
- b. *hèek²* *-n -ah -en*
break.ANTIPASS -N -PRFV -1SG
I have broken.

例（7）中尤卡坦语完整体动词的原型是“hek²”，其逆被动态是通过元音延长（即增加一个元音“|e|”）和低音（low tone）（即“|è|”）的结合来

^⑤ 源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uit_grammar#Modifiers_of_tense。

实现的。Spreng (2012: 28) 通过考察因纽特语中体标记和逆被动态标记之间的关系, 认为因纽特语中的逆被动态标记是一个表非完整视点体 (imperfective viewpoint aspect) 的语素, 其体义解读与词汇体无关。因纽特语的逆被动态标记 “-*saq*” 是一种表反复意义的非完整体; 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上的查莫罗语 (Chamorro) 的逆被动态标记 “*mang-*” 也表示反复意义。

二、时-体编码的复杂性

对于世界语言的时-体表征, 有 3 个问题需说明。首先, 有的语言不局限于使用一种时-体编码, 可能以功能词或助动词为主而以词缀为辅, 也可能以词缀为主而以功能词或助动词为辅。印度尼西亚语的时还没有语法化, 动词没有表示时的形态变化, 表达体意义的功能词同时承载时的意义。比如, “*telah*” 和 “*sudah*” 表完成动作和过去时, “*akan*” 表将来动作, “*sedang*” 表正在进行的动作。可以说, 印度尼西亚语是一种体凸显的语言。除了这些功能词外, 印度尼西亚语还有一个表反复意义的体后缀 “-*i*”, 主要出现在一些及物动词之后。其次, 有些语言中的“现实 / 非现实” (realis/irrealis) 的意义已经完全语法化。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图康伯西语 (Tukang Besi) 中, 现实表完成, 非现实表将来的动作行为。对现实 / 非现实的区分由动词的形态变化表达。句子主语以动词的前缀形式出现, 而现实 / 非现实则体现为动词的不同形态的主语前缀。最后, 有些语言的时-体标记并非与动词关联, 而是标记在名词、代词或者 NP/DP 中的冠词等其它成分上。Nordlinger & Sadler (2004) 发现不少语言中的名词性成分负载表示“时-体-情态” (tense-aspect-mood, TAM) 的屈折语素。从名词性时-体-情态的辖域来看,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独立的名词性成分时-体-情态 (Independent Nominal TAM) 和命题的名词性成分时-体-情态 (Propositional Nominal TAM)。前者指名词性成分或 NP/DP 中其它成分所承载的 TAM 意义只与承载者本身有关, 如例 (8) a~b。后者指名词性成分或 NP/DP 中其它成分承载了整个命题或句子的 TAM 意义, 如例 (8) c~d。

例 (8) a. 瓜拉尼语 (Guaraní) (Nordlinger & Sadler, 2004: 781)

A-va-va'ekue hóga-rã-pe
1SG-move-PST 3SG.house-FUT-in
I have moved into his future house.

b. 索马里语 (Somali) (Lecarme, 1999: 335)

dhibaata-dii *Khaliij-ku* *wáy* *dhammaatay*

problem-DET.FEM.PST Gulf-DET.MAS.NOM FEM.3SG end.PST

The crisis of the Gulf ended.

- c. 西里奥诺语 (Sirionó) (Firestone, 1965: 35)

Kitóba eráo róo asęsio-rv

Cristobal he.carry meat Ascension-PRFV

Cristobal took meat to Ascension.

- d. 雅格迪语 (Yag Dii) (Bohnhoff, 1986: 108)

Mín làà kaalí

1SG.FUT leave town.to

I will go to town.

对于独立的名词性成分时体语素,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名词性成分只能带时语素, 而不能带体语素; 二是像例(8)a中名词性成分带时语素的现象与英语“ex-husband”及“wife-to-be”等的派生性词缀类似, 但两者差异很大。英语中表时间意义的派生性词缀与名词搭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如“*ex-cat”及“*house-to-be”), 而独立的名词性成分时体语素在很多语言中可添加在任意名词上。对于命题的名词性成分时-体语素, 有些语言的同一时-体语素既可出现在名词性成分上也可出现在动词上, 而动词上的时-体语素则可有可无, 如例(8)c中的西里奥诺语。

以往学者认为名词性成分具有内在的时间恒定性, 不随时间而变化 (Givón, 2001: 51~54), 并且提出世界语言的时和体通常是通过助动词和动词词缀来体现 (Carlson, 1994: 307)。名词性成分或 NP/DP 中其它成分承载时-体语素的现象对这种关于时-体编码方式的认知提出了挑战。其实, 不仅动词和名词性成分可带时-体语素, 南岛语系一些语言中的其它词类如副词、形容词以及介词等也可携带时-体语素。马达加斯加语 (Malagasy) 的动词、介词以及副词在同一句子中同现时, 均需带表示时意义的前缀。例(9)a中使用了动词或述谓形容词的过去时前缀“n-”, 副词和介词的过去时前缀“t-”。由于马达加斯加语没有系动词, 因而在句子中起述谓功能的形容词也需带时词缀, 如例(9)b。新西兰土著毛利语 (Maori) 用不同介词表达不同的时, “i”和“noo”表过去时, “a”和“hei”表将来时, “kei”可表现在或将来时, 如例(10)。

例(9) 马达加斯加语 (Sabel, 2002: 1)

a. *N-ividy ny vary t-aiza Rabe t-amin' ny talata*

PST-buy ART rice PST-where Rabe PST-at ART Tuesday

Where did Rabe buy the rice Tuesday?

b. *N-afana ny sakafo*

PST-hot ART food

The food was hot.

例 (10) 毛利语 (Bauer, 1993; 转引自 Haspelmath, 1997: 44)

a. *I te Mane, ka haere atu raatou ki Rotorua*^⑥

at.PST ART Monday, PARTI move away they to Rotorua

On Monday, they went to Rotorua.

b. *A te Raatapu, ka hoki ia ki te kaainga*

at.FUT ART Sunday, FUT return s/he to ART home

She will return home on Sunday.

三、时-体编码的倾向性与认知理据

1. 时-体编码的倾向性

本节研究样本主要来自语言描写语法著作、语言类型学或句法学著作以及网络资源 (语言结构世界地图、在线语法集等), 涉及到 14 个语系的 78 种语言 (其中 3 种语言的语系未定), 如表 1 所示。

表 1 跨语言时-体编码与所关联的词类

语言	语系	编码类型	编码所关联的词类
爱内多瓦语 (Anywa)	尼罗-撒哈拉	过去时前缀	动词
兰戈语 (Lango)	尼罗-撒哈拉	时-体音调	动词
卡努里语 (Kanuri)	尼罗-撒哈拉	时-体后缀	动词
阿拉伯语 (Arabic)	闪-含	时前缀 / 中缀 / 后缀	动词
哈拉尔奥罗莫语 (Harar Oromo)	闪-含	未完成体后缀	动词
索马里语 (Somali)	闪-含	时-体后缀	动词 / 冠词
豪萨语 (Hausa)	闪-含	体后缀	名词
斯瓦西里语 (Swahili)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体前缀	动词
约鲁巴语 (Yoruba)	尼日尔-科尔多瓦	完成体功能词	副词
玛士语 (Mashi)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体音调	动词

⑥ 毛利语中的“*ka*”既可表示将来时,也可表示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或状态,后者与时无关,如“*Ka mutu te pōhiri, ka kai rātou* / When the welcome ceremony was over, they ate”。Haspelmath (1997) 在引用 Bauer (1993) 时仍将其错误地标示为“TNS” (tense)。

续表

语言	语系	编码类型	编码所关联的词类
基西语 (Kisi)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体音调	动词
果卡纳语 (Gokana)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体音调	动词
奥里格语 (Orig)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体音调	动词
雅格迪语 (Yag Dii)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后缀	代词
格列博语 (Grebo)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体后缀	动词
哥达语 (Kota)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前/后缀	动词
延巴语 (Yemba)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体音调	动词
哈亚语 (Haya)	尼日尔-科尔多瓦	时-体前缀	动词
雅浦语 (Yapese)	南岛	将来时功能词	副词
查莫罗语 (Chamorro)	南岛	体前缀/逆被动态 (反复体)	动词
印度尼西亚语 (Indonesian)	南岛	时功能词/反复体后 缀	副词/动词
图康伯西语 (Tukang Besi)	南岛	时-体前缀	动词
马达加斯加语 (Malagasy)	南岛	时-体前缀	动词/介词/副词/ 述谓形容词
伊丁语 (Yidiñ)	南岛	时后缀	动词
毛利语 (Maori)	南岛	时功能词	介词
萨摩亚语 (Samoan)	南岛	时功能词/完成体后 缀	副词/动词
迪厄巴尔语 (Dyirbal)	南岛	时后缀	动词
巴甘迪语 (Bagandji)	南岛	时前缀	代词/指示词
英语 (English)	印欧	时-体后缀/将来时 助动词	动词/助动词
俄语 (Russian)	印欧	过去时后缀/体前缀 /将来时助动词	动词/助动词
波兰语 (Polish)	印欧	时后缀/体前缀	动词
捷克语 (Czech)	印欧	时后缀/体前缀	动词
德语 (German)	印欧	过去时后缀/体前缀 /将来时助动词	动词/助动词
冰岛语 (Icelandic)	印欧	时-体后缀/将来时 助动词	动词/助动词
丹麦语 (Danish)	印欧	时-体后缀/将来时 助动词	动词/助动词
葡萄牙语 (Portuguese)	印欧	时-体后缀/将来时 助动词	动词/助动词
立陶宛语 (Lithuanian)	印欧	时后缀/体前缀	动词
亚美尼亚语 (Armenian)	印欧	时-体后缀	动词
达利语 (Dari)	印欧	时后缀	动词
汉语 (Mandarin)	汉藏	时-体功能词/时间 名词	助词/副词/名词
藏语 (Tibetan)	汉藏	时-体后缀	动词

续表

语言	语系	编码类型	编码所关联的词类
壮语 (Zhuang)	汉藏	时-体功能词 / 时间 名词	助词 / 副词 / 名词
景颇语 (Jingpo)	汉藏	时-体功能词 / 时间 名词	助词 / 副词 / 名词
缅甸语 (Burmese)	汉藏	时-体功能词 / 时间 名词	助词 / 副词 / 名词
曼尼普尔语 (Manipuri)	汉藏	时后缀	动词
芬兰语 (Finnish)	乌拉尔	时后缀 / 格后缀 (体)	动词 / 名词
匈牙利语 (Hungarian)	乌拉尔	时-体后缀	动词
爱沙尼亚语 (Estonian)	乌拉尔	时-体后缀	动词
格鲁吉亚语 (Georgian)	高加索	时后缀 / 体前缀	动词
车臣语 (Chechnya)	高加索	时-体后缀 / 将来时 助动词	动词 / 助动词
卡巴尔达语 (Kabardian)	高加索	时-体后缀	动词
越南语 (Vietnamese)	南亚	时-体功能词 / 时间 名词	副词 / 名词
柬埔寨语 (Cambodian)	南亚	时-体功能词 / 时间 名词	副词 / 名词
蒙达语 (Munda)	南亚	时-体后缀	动词
日语 (Japanese)	语系未定	时-体后缀	动词
巴斯克语 (Basque)	语系未定	现在时 / 过去时助动 词	助动词
朝鲜语 (Korean)	语系未定	时-体后缀	动词
卡拉达语 (Kannada)	达罗毗荼	时-体后缀	动词
泰米尔语 (Tamil)	达罗毗荼	时-体后缀	动词
库鲁克语 (Kurukh)	达罗毗荼	时后缀	动词
土耳其语 (Turkish)	阿尔泰	时-体后缀	动词
维吾尔语 (Uyghur)	阿尔泰	时-体后缀	动词
哈萨克语 (Kazakh)	阿尔泰	时-体后缀	动词
乌兹别克语 (Uzbek)	阿尔泰	时-体后缀	动词
蒙古语 (Mongolian)	阿尔泰	时-体后缀	动词
因纽特语 (Inuit)	爱斯基摩-阿留申	非词缀语素 / 逆被动 态	动词
阿留申语 (Aleut)	爱斯基摩-阿留申	时-体后缀	动词
塔克尔玛语 (Takelma)	印第安	时-体后缀	动词
拉科塔语 (Lakota)	印第安	时-体功能词	副词
霍皮语 (Hopi)	印第安	时-体后缀	动词
霍卡克语 (Hocak)	印第安	将来时功能词	副词
钦西安语 (Tsimshian)	印第安	时-体功能词	副词
基奥瓦语 (Kiowa)	印第安	时-体后缀	动词

续表

语言	语系	编码类型	编码所关联的词类
尤卡坦语 (Yucatec)	印第安	逆被动态 / 体后缀	动词
瓜拉尼语 (Guarani)	印第安	时后缀	动词和名词
西里奥诺语 (Sirionó)	印第安	时-体后缀	动词 / 名词 / 形容词
乔尔语 (Chol)	印第安	时-体功能词	副词
查米库罗语 (Chamicuro)	印第安	时功能词	冠词

有两个问题需说明：(1) 语言描写语法中时-体编码往往纠缠在一起，有时难以将时和体剥离开；(2) 特定语言中各种具体的时意义和体意义比较复杂，目前尚无法对语言样本中的所有时意义和体意义的编码形式进行描写，只论及已经确认的时-体编码。根据表1，时-体编码方式包括词缀、功能词、助动词、音调、时间名词、逆被动态以及非词缀语素等，涉及到的词类有动词、助动词、名词、副词、形容词、介词、冠词、指示词等。语言的时-体编码呈多样性，同时也表现出倾向性，如表2所示。

表2 时-体编码类型分布

编码方式	前缀	后缀	混合类型	功能词	音调	助动词
			前缀+后缀(6)、功能词+时间名词/后缀(8)、助动词+前缀/后缀(7)、逆被动态+前缀/后缀/非词缀语素(3)			
总计						
语种数量	6	33	24	8	6	1
百分比	8%	42%	31%	10%	8%	1%

首先，在78种语言中有33种语言时-体表达采用后缀，占42%。如果包含混合编码类型中采用后缀的语言，这一比例更高，远高于采用前缀的语言。在语言分布上，采用后缀的语言涵盖所有语系，而采用前缀的语言主要集中在非洲以及南岛、印欧、高加索3个语系。这个结果支持 Haspelmath (2006) 与 Dryer (2009) 提出的“人类语言不论VO还是OV语序语言，时-体词缀语素倾向使用后缀”的观点。

其次，即使考虑混合编码类型的语言，时-体功能词语言也远多于时-体助动词语言。在分布上，采用时-体助动词的语言除了高加索的车臣语和语系未定的巴斯克语外，主要分布在印欧语中；而采用时-体功能词的语言在地域上更广泛，且涵盖尼日尔-科尔多瓦、南岛、汉藏、南亚以及印第安5个语系。据此可作一个推测，时-体功能词在人类语言中的使用可能比时-体助动词更具普遍性；而且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时-体功能词受到的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比时-体助动词

更小。这一推测其实也符合 Haspelmath (2006) 与 Dryer (2009) 的总结: 时-体功能词无论在 VO 还是 OV 语言中都倾向前置于动词; 而时-体助动词的使用则受到更多限制, 在 VO 语言中倾向前置于动词, 在 OV 语言中倾向后置于动词。此外, 时-体功能词在样本中涉及到副词、介词以及助词等。相对于助动词而言, 这些词类的跨语言使用更广泛。

最后, 采用音调和逆被动态表达时-体意义的语言相对较少。前者主要分布在非洲, 后者则主要出现在施格语言中。

2. 时-体编码的象似性认知理据

时-体的跨语言编码尽管复杂多样, 但编码方式与时-体意义之间也隐含共性。时-体功能词涉及的词类广泛, 而且在样本中用非词缀语素来表示时-体的语言只涉及到因纽特语。因此, 它们究竟能表达哪些时-体意义, 目前尚未总结出规律。下面只讨论采用后缀、助动词、逆被动态以及音调来表达时-体的共性。

首先看后缀。采用后缀表达时-体的语言中只有雅格迪语后缀表示将来时, 其它语言均表示过去时或现在时, 过去时居多。后缀也可表示未完成体或完成体。其中, 未完成体表达进行、反复以及惯常义, 不表达尚未发生的动作行为。这些语言中时-体后缀的意义可抽象为过去或现在的各种“现实”或“存在”, 而雅格迪语的将来时实际是“非现实”或“非存在”。可见, 时-体后缀在样本中倾向于表达“现实”, 而不是“非现实”。那么, 时-体后缀与现实的时-体意义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金立鑫、于秀金 (2012) 曾提出人类语言的时-体词缀语素倾向使用后缀这一现象与“高可别度领先原则”有关。词汇语类的可别度比功能语类的可别度高, 所以说时-体词缀语素置于词干后是词干的高可别度领先原则的作用。我们在此进一步用“重轻组合整体性”^⑦与象似性来解释跨语言时-体编码与时-体意义的关系。词汇语类是“较重”的实义语法成分, 而时-体后缀则是“较轻”的功能性语法成分。一方面重轻组合更具整体性, 即现实行为与其所表达时间或状态的紧密性, 另一方面认知经验中较具体的现实行为先被认知, 其次才是较抽象的现实行为的时间或状态。因此这里的重轻组合也符合象似性原则。这两条原则推动时-体后缀成为一种跨语言倾向。

^⑦ 人类对语法结构具有“前重后轻结构紧凑, 前轻后重结构松散”的认知心理倾向, 这种倾向使得语法结构、语义以及韵律三者之间具有像似性 (柯航, 2007)。如英语很多词汇重音在前整体性强 (名词), 重音在后整体性弱而过程性强 (动词)。吴为善 (2011) 用连读变调证明了汉语三音节段在韵律上 [2+1] 格式比 [1+2] 格式更紧凑, 偏正结构倾向采用 [2+1] 韵律格式, 而动宾结构多采用 [1+2] 韵律格式, [2+1] 韵律格式的偏正结构更倾向构成一个复合词 (如太阳镜、东北虎等)。

我们在考察语言样本时发现,特定语言在时和体的语法化程度上并不一致。英语是时凸显而体不凸显的语言,缅甸语是体凸显而时不凸显的语言,俄语是时-体均凸显的语言。也就是说,很多语言中时和体两个范畴并不同时具有语法化程度较高的表达手段。那么,在时-体均凸显的语言中,两个范畴的表达手段是否有规律可循?根据 Bybee (1985a: 34~35; 1985b: 25~26),若不同功能范畴用屈折语素表达且共现,则遵循一个倾向性,即跨语言屈折词缀离动词词干远近的距离等级:动词词干> 配价> 语态> 体> 时> 情态> 人称或数。从语义上看,这些功能范畴的意义从左向右越来越主观化。可以讲,等级上的不同功能范畴在语义上和表达形式上相对于动词词干而言遵守了距离象似性原则。表1中的俄语、波兰语、捷克语以及德语的时-体均凸显,但时-体在表达上不同。完整体/非完整体的差异体现在派生语素或动词词干上,而不同时的差异则体现在屈折语素上。派生语素比屈折语素的语法化程度更高且更靠近动词词干。语义上体表达事态本身的阶段或状态,而时则表达事态的外部时间定位。因而,这些时-体均凸显语言的时-体表达仍遵循了距离象似性原则。

再看助动词。样本中巴斯克语使用现在时和过去时助动词。与英语类似,巴斯克语有一般时和复合时之分。所谓复合时是现在时/过去时与完整体/非完整体组配。现在时和过去时助动词只出现在复合时中。一般现在时采用零形态,一般过去时和一般将来时采用后缀。英语使用一般将来时助动词,一般现在时和过去时没有专门的助动词,这一点在德语、冰岛语、丹麦语、葡萄牙语等印欧语中普遍存在。可以预测,一般时助动词倾向表达将来时。这个预测是否也与象似性有关?样本中的印欧语是SVO语序,巴斯克语是SOV语序。时-体助动词和动词的顺序与VO-OV语序相关:OV语言时-体助动词后于动词,VO语言时-体助动词前于动词(Haspelmath, 2006; Dryer, 2009)。时-体助动词属于高层谓词,它的位置与动词相对于宾语的位置一致。因此,在语言编码上时-体助动词相对于动词是更高的核心成分,助动词蕴涵普通动词,但反过来则不然。在时-体意义上,一般时助动词表将来时,普通动词表尚未发生的动作行为。将来时和尚未发生的动作行为都是“非现实”。但将来时在人类认知中是核心,尚未发生的动作行为则处于次要地位。换句话说,将来时蕴涵未发生的动作行为,反之不必然。那么无论在VO语言还是OV语言中,将来时助动词与普通动词的位置关系与它们所表达的时-体意义也存在象似性。

样本中采用逆被动态表达体意义涉及到查莫罗语、因纽特语及尤卡坦语3种语言。逆被动态表示体意义也与象似性有关。既然施格语言的及物结构可看作被动结构,而被动态通常用来表达完整体或完成体,那么及物被动结构的逆

向转换一定是非完整体或未完成体。尤卡坦语的逆被动态是通过动词的元音延长来表达时间上延续的进行体或惯常体，因纽特语和查莫罗语的逆被动态分别增加额外逆被动态标记“-*saq*”和“*mang-*”来表达反复体。这些编码手段也形象地反映了体意义。其实除了表1中的3种语言外，很多施格-通格语言中都存在逆被动态。施格-通格语言中的非逆被动态和主格-宾格语言的主动态是两种格配置类型语言中的常规结构，但信息结构不同。施格-通格语言中的非逆被动态更侧重动作行为所引发或产生的结果，即完成体或完整体，因而受事是与动词保持一致关系的主语；而主格-宾格语言的主动态更侧重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因而施事是与动词保持一致关系的主语。Dixon (1994: 99) 曾指出，施格-通格语言中若出现时或体因素而导致常规结构和逆被动态结构的差异，那么常规结构一般表达过去时或完成体。也就是说，施格-通格语言中若采用逆被动态结构，在语义上一般侧重动作行为正在进行中，或者受事的可别度低或受事受到动作行为的影响较小而尚没有产生结果。在句法操作上，施格施事提升为通格施事，与动词保持一致关系，而通格受事则降低为旁格，如例(11)高加索语系的贝兹塔语；通格受事也或者可省略，如例(12)高加索语系的匈兹博语。逆被动态中通格受事不是动词的直接论元，因而逆被动态是一种去及物化操作。

例(11) 贝兹塔语 (Bezhta) (Authier, 2012: 156)

a. *öjdi qarandi y-ö: t'ö-yö*
boy.ERG hole.ABS N-dig-PST
The boy dug the hole.

b. *öjö qarandi-yad ö: t'ö-lä: -yo*
boy.ABS hole-INSTR dig-ANTIPASS-PST
The boy was digging at the hole.

例(12) 匈兹博语 (Hunzib) (Authier, 2012: 157)

a. <i>ohul bex koşe</i>	b. <i>eg koşe-la:</i>
he.ERG grass.ABS mow	he. ABS mow-ANTIPASS
He mows the grass.	He mows (often, usually).

例(11) a 和例(12) a 是常规结构，例(11) b 和例(12) b 是逆被动态。例(11) b 中的受事不是动词的直接论元，用旁格(工具格)引导。例(12) b 中的受事被省略。例(11) b 和例(12) b 均表达未完成体(进行体和惯常体)。由此可见，逆被动态中受事在语义上的不凸显性和句法结构中的旁格性及可省略性本质上也遵守了象似性原则。

样本中6种非洲语言用音调表达时-体意义，很大程度上也与象似性有关。

音调的高低或重音和非重音的交替与时-体意义的更替遵守顺序象似。这里需要对音高和音强作一简单说明。音高和音强是语音学上描述声波的物理学属性的两个重要要素。音高与发音体振动的频率或次数成正比,音强与发音体的振动幅度或振幅成正比。对于同一音位的清音和浊音,相比较而言,清音的频率高、音调高、振幅小、音强小,而浊音的频率低、音调低、振幅大、音强大。对于同一音位的不同浊音来讲,高音调或重音的频率高、振幅大、发音体的受力大,而低音调或非重音的频率低、振幅小、发音体的受力小。发音体的受力与肺内气体的冲击力成正比,因而从同一个人的发音能量消耗来看,高音调/重音与低音调/非重音在发音的物理消耗量上是不同的。高音调或重音的能量消耗大,低音调或非重音的能量消耗小。从非洲有些语言用音调的高低或重音/非重音来表示时-体意义的情况来看,低音调/非重音通常表示过去时、近时、未完成体,而高音调/重音则表示将来、远时、完成体。从低音调/非重音到高音调/重音的顺序就是从过去到将来、从近时到远时、从未完成体到完成体的顺序。更进一步讲,低音调/非重音到高音调/重音在发音能量消耗程度上是一个由少量到多量的顺序。同时,在时-体表达上,从过去时、近时和未完成体到将来时、远时及完成体的实现所需消耗的物理能量也遵循从少量到多量的顺序。

实际上,用音调变化表达体意义在汉语方言中也存在。李仕春、艾红娟(2008:396)发现山东莒县方言中时间助词“了”的合音变调应用非常广。普通话中单音动词加“了”的地方,莒县方言全能用合音变调表示,即“了”丢失音节身份和所有音段,“了”的轻声调与前面的动词合音,通常表示有成果达成或动作行为终结的完成体或终结体。那么我们可理解为,莒县方言句子中的光杆单音动词可能有原音调和合音调两个音调。包含原音调光杆单音动词的句子要么不合法要么表未完成体或非终结体,而合音调光杆单音动词表完成体或终结体。完成体和终结体在语义上指述谓主体与受事或动作行为的融合完成或终结,因此单音动词与“了”的合音变调与其所表达的体意义之间有象似性。上古汉语词根辅音清浊交替与动词体的表达也存在象似。吴安其(1997/2002)发现上古汉语的体范畴表现为完成体与未完成体的对立,读清辅音声母的是未完成体动词,读浊辅音声母的是完成体动词。金理新(2005:89~90)进一步指出,上古汉语词根辅音声母的清浊交替不仅仅局限于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词类转换,也包括动作行为和动作行为结果以及动作对象之间的转换。其中,动作行为为清辅音,而动作行为结果或对象为浊辅音。读浊辅音声母的完成体动词是由读清辅音声母的未完成体动词派生出来的,清辅音代表原生辅音而浊辅音代表派生辅音。因此,上古汉语词根辅音声母清浊交替表达不同的动词体,是一种内部屈折形

态^⑧。动词词根辅音清浊交替的顺序与动词未完成体到完成体的顺序具有象似性。

结语

学界以往研究中将时-体限定为形态语素的处理方式不利于时-体的跨语言对比研究。本文基于 78 种语言样本的考察得出, 时-体编码类型包括词缀、功能词、助动词、音调、时间名词以及逆被动态等。其中, 词缀具有压倒性倾向, 而词缀又倾向于后缀。由于功能词涉及到副词、助词、介词以及冠词等词类, 在世界语言中的使用比助动词更普遍。表时-体意义的后缀、助动词、逆被动态以及音调尽管从语法上看不具可比性, 但从跨语言时-体的编码方式与时-体意义的关系看, 象似性认知原则很大程度上起了促动作用。

注释:

本文缩略词如下:

ABS: absolutive (通格); ALL: allative (向格); ANTIPASS: antipassive voice (逆被动态); ART: article (冠词); DET: determiner (限定词); EXCL: exclusive (除外的); FEM: feminine (阴性); FOC: focus marker (焦点标记); FUT: future tense (将来时); HAB: habitual aspect (惯常体); IMPRF: imperfect aspect (未完成体); IMPRFV: imperfective aspect (非完整体); MAS: masculine (阳性); NOM: nominative (主格); NONSPEC: nonspecific (不明确的); OBJ: object (宾语); OBL: oblique (旁格); PARTI: particle (功能词); PCP: participle (分词); PRF: perfect aspect (完成体); PRFV: perfective aspect (完整体); PRG: progressive aspect (进行体); PRS: present (现在时); PST: past tense (过去时); SPEC: specific (明确的); SUBJ: subject (主语); 1PL: first person plural (第一人称复数); 1SG: first 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称单数); 2SG: second person singular (第二人称单数); 3SG: third person singular (第三人称单数)。

参考文献:

- [1] Authier G. The detransitive voice in Kryz [A]. In Authier G & Haude K (Eds.). *Ergativity, Valency and Voice*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2: 133~163.

^⑧ 体现为语音构词方式, 即不同的语音形式表达不同的词语意义。金理新(2005)曾证明上古汉语的形态比现代汉语发达, 辅音清浊交替是上古汉语表达词汇意义及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 属于广义的构词形态学, 狭义的形态学仅仅局限于构形形态学。

- [2] Binnick R I. *Time and the Verbs : A guide to Tense and Aspect* [M]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Binnick R I (Ed.)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ense and Aspect* [C]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 Bohnhoff L E. Yag Dii (Duru) pronouns [A] . In Wiesemann U (Ed.) . *Pronominal Systems* [C] . Tübingen : Gunter Narr, 1986 : 103~129.
- [5] Bybee J L. *Morphology :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ing and Form* [M]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1985a.
- [6] Bybee J L. Diagrammatic iconicity in stem-inflection relations [A] . In Haiman J (Ed.) . *Iconicity in Syntax* [C]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1985b : 11~48.
- [7] Carlson R. *A Grammar of Supyire* [M] . Berlin : Mouton de Gruyter, 1994.
- [8] Childs G T. *A Grammar of Kisi, a Southern Atlantic Language* [M] . Berlin : Mouton de Gruyter, 1995.
- [9] Comrie B. *Aspect*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0] Comrie B. *Tense*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1] Cooreman A. 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antipassives [A] . In Fox B & Hopper P J (Eds.) . *Voice : Form and Function* [C]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1994 : 49~88.
- [12] Dahl Ö. *Tense and Aspect System* [M] . Bath, UK. : The Bath Press, 1985.
- [13] Dickey S M. *Parameters of Slavic Aspect* [M] . Stanford, California : CSLI Publications, 2000.
- [14] Dixon R M W. *Ergativity*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5] Dryer M. The branching direction theory revisited [A] . In Scalise S, Magni E & Bisetto A (Eds.) . *Universals of Language Today* [C] . Berlin : Springer, 2009 : 185~207.
- [16] Firestone H L.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Sirionó* [M] . London : Mouton de Gruyter, 1965.
- [17] Givón T. *Syntax : An Introduction, Vol. 1* [M]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2001.
- [18] Hale K. The passive and ergative in language change : the Australian case [A] . In Wurm S A & Laycock D (Eds.) . *Pacific Linguistic Studies in Honor of Arthur Capell* [C] . Canberra : ANU, 1970 : 757~781.
- [19] Haspelmath M. *From Space to Time : Temporal Adverbial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M] . München/ Newcastle : Lincom Europa, 1997.
- [20] Haspelmath M. Universals of word order [OL] . [http : //email.eva.mpg.de/~haspelmt/6.WordOrder.pdf](http://email.eva.mpg.de/~haspelmt/6.WordOrder.pdf), 2006-05-20.
- [21] Hewson J. Tense [A] . In Binnick R I (Ed.)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ense and*

- Aspect* [C]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507~535.
- [22] Hu J, Pan H & Xu L. Is there a finite-nonfinite distinction in Chinese [J] . *Linguistics*, 2001 (39) : 1117~1148.
- [23] Jensen J T. *Yapese Reference Grammar* [M] . Honolulu :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 [24] Kalmar I. The Antipassive in Inuktitut [J] . *Etudes Inuit*, 1977 (1) : 129~142.
- [25] Krämer M & Wunderlich D.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s in Yucatec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spect and argument roles [J] . *Linguistics*, 1999 (37) : 431~479.
- [26] Lecarme J. Nominal tense and tense theory [A] . In Corblin F, Dobrovie-Sorin C & Marandin J M (Eds.) . *Empirical issues in formal syntax and semantics 2* [C] . The Hague : Thesus, 1999 : 333~354.
- [27] Li C N & Thompson S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28] Lin J W. On the temporal meaning of the verbal-le in Chinese [J]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0 (1) : 109~133.
- [29] Lin J W. Tenselessness [A] . In Binnick R I (Ed.)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ense and Aspect* [C]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669~695.
- [30] Matthews P H.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Z]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1] Nordlinger R & Sadler L. Nominal Tense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J] . *Language*, 2004 (4) : 776~806.
- [32] Nurse D. *Tense and Aspect in Bantu* [M]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33] Owens J. *A Grammar of Harar Oromo (Northeastern Ethiopia)* [M] . Hamburg : Buske, 1985.
- [34]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5] Primus B. Case-marking typology [A] . In Song J J (Ed.)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Typology* [C]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03~321.
- [36] Reh M. *Anywa Language : Description and Internal Reconstructions* [M] . Köln : Rüdiger Köppe, 1996.
- [37] Sabel J. Endemic Tense-Agreement Effects in Malagasy [R] . Austronesian Form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9,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 [38] Silverstein M. Hierarchy of features and ergativity [A] . In Dixon R M W (Ed.) .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C] . Canberra :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1976 : 112~171.

- [39] Smith C S. Time with and without tense [R] . The International Round Table on Tense and Modality, Paris, 2005.
- [40] Spreng B. *Viewpoint Aspect in Inuktitut ;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Antipassives* [D] . Toronto :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 [41] Watkins L J. *A Grammar of Kiowa* [M] . Lincoln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 [42] 何伟, 李璐. 英汉语单一体体现形式之功能视角比较研究 [J]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3) 1~18.
- [43] 金理新. 上古汉语形态研究 [M]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 [44] 金立鑫, 邵菁. Charles N. Li 等“论汉语完成体标记词‘了’的语用驱动因素”中某些观点商榷 [J] . 当代语言学, 2010 (4) : 319~325.
- [45] 金立鑫, 于秀金. 左右分枝结构配置的功能分析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 (4) : 496~509.
- [46] 柯航.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搭配研究 [D]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47] 李仕春, 艾红娟. 山东莒县方言动词的合音变调 [J] . 语言科学, 2008 (4) : 394~397.
- [48] 刘丹青. 论语言库藏的物尽其用原则 [J] . 中国语文, 2014 (5) : 387~401.
- [49]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 [Z]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50] 陆俭明. “着”字补议 [J] . 中国语文, 1999 (5) : 331~336.
- [51] 王文斌.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2) : 163~173.
- [52] 吴安其. 汉藏语使动和完成体前缀的残存与同源的动词词根 [J] . 民族语文, 1997 (6) : 21~32.
- [53] 吴安其. 汉藏语同源研究 [M]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 [54] 吴福祥. 汉语体标记“了、着”为什么不能强制性使用 [J] . 当代语言学, 2005 (3) : 237~250.
- [55] 吴为善. 汉语韵律框架及其词语整合效应 [M]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 [56] 于秀金, 金立鑫. 俄汉时体的类型学蕴涵共性假设 [J] . 外国语, 2015 (2) : 25~39.
- [57]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收稿日期: 2016-05-09

作者信息: 于秀金,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273165, 研究方向: 语言类型学、语法与语义。电子邮箱: yuxiujin888@163.com